

黃國鵬

制裁一一背叛者終身的噩夢



鵬陳萬語

2025年9月8日，外交部一則《關於對石平採取反制措施的決定》新聞通過互聯網向全世界傳播，人們有些好奇，石平何許人？

原名石平的人，現在換上馬甲變成了石平太郎，1962年生於四川成都，1980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，後獲碩士學位。

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，石平作為幸運兒公費留學，他於1988年赴日本神戶大學深造，由國家承擔其學業成本，獲得了博士學位。

可是，極具諷刺性的是，一個受惠於國家教育資源的知識分子，最終卻淪為系統性詆毀祖國的急先鋒。

石平在日留學取得博士學位後，他拒絕回國效力，轉而投靠日本右翼勢力。

2007年，他宣佈放棄中國國籍，歸化日本並改名「石平太郎」，以極端反華言論作為投名狀。

石平「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，誣稱其為『虛構』」、「鼓吹『釣魚島屬日』，煽動日本發展核武」、「出版《我為什麼拋棄中國》」等書籍。

如果這些言論出自日本人，可能不具殺傷力。可是，一個受到國家培養的高級知識分子卻說出這些言論，無疑更具煽動性。無需質疑，這種為迎合日本右翼而扭曲歷史、出賣民族尊嚴的行徑，使其被中國網民釘上「30年來首位公認漢奸」的歷史恥辱柱。

2025年，石平試圖通過「日本維新會」參選參議員，將反華立場轉化為政治資本。他打出「守護日本」的口號，借炒

作裕仁天皇事件製造輿情，企圖以極端民族主義裹挾民意。

然而，此舉適逢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的歷史節點。

此舉不僅針對石平個人，更是向全球昭示：任何背叛民族大義、勾結外部勢力危害中國核心利益者，必將付出代價。

其實，這種背叛民族的無恥之徒，在日本主流社會不一定會受到尊重。據日媒報道，日本許多民眾視其為「政治小丑」，高端圈子拒之門外，日籍妻子亦因不恥其辱華言論選擇離開。

如今他的東京豪宅仍在還貸，中國資產凍結令卻已生效。極具諷刺的是，其四川老宅被鄉親改成「反面教材陳列館」，門聯刻著：

江水長流恥作逆，

青山永在愧為奴。

東京大學比較文化學者佐藤優指出：「當叛國成為生意，制裁就是最公正的定價器」。

石平淪為中日兩國共同的「棄子」，驗證了背叛者終將被所有陣營唾棄的歷史定律。

對石平的反制措施，也警示海外潛在的投機分子，祖國的紅線不容觸碰！數典忘祖的事絕對不能做！否則，將走上一條不歸路！

石平的結局是一面殘酷的鏡子！當個人野心凌駕於民族尊嚴，當功利主義吞噬家國情懷，縱使一時僭居高位，終將在歷史的審判台前崩塌。

他的命運印證了中國古訓——背棄祖國者，天下共誅之。

宋春來

荊公蒙塵後，士大夫的集體狂歡



讀書隨筆

王安石（1021—1086年），字介甫，號半山，撫州臨川（今江西撫州）人。作為北宋最富爭議的政治家，他因主持「熙寧變法」被神宗封為荊國公，世稱「王荊公」。這一稱號既體現其政治地位，也暗含士大夫階層對其改革理想的複雜態度——既有對變法魄力的認可，也有對激進手段的隱憂。

北宋元豐八年（1085年）春，汴京細雨裏挾著料峭寒意。垂簾聽政的高太后將司馬光召入福寧殿，這位《資治通鑑》的編纂者顫抖著接過玉柄拂塵，在《乞罷保甲法》奏疏上落下朱批。隨著新法如雪崩般瓦解，一場持續十七年的文化圍獵悄然拉開帷幕——這場圍獵的主角，正是那位曾以「天變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」（對自然界的災異不必畏懼，對前人制定的法規制度不應盲目效法，對流言蜚語無需顧慮）驚世駭俗的改革家王安石。

一、外貌汗名化：

從「虎頭牛耳」到「蛇皮惡相」

在士大夫的筆墨攻勢中，王安石的生理特徵被異化為妖魔化的符號。邵伯溫在《邵氏聞見錄》中繪聲繪色記載，宋仁宗垂釣宴上，滿朝文武皆屏息凝神等待魚獲，唯有王安石「獨凝視盤中魚餌，俄頃盡食之」。這個被刻意放大的細節，在士林間演變成「王介甫生啖魚餌如餓虎」的荒誕傳說。

更極端者如魏泰在《東軒筆錄》中描述：「其目如炬，視人若射，膚理鰐黑如蛇蛻。」還說王安石常年穿同一件袍子，身上蝨子亂爬，下屬提醒反被反問：「蝨子亦食俸祿乎？」此類細節經《東軒筆錄》等筆記小說傳播，逐漸固化為其「怪誕」標籤。這種將生理特徵與道德缺陷掛鉤的筆法，在蔡絛《鐵圍山叢談》中達到巔峰：「嘗見荊公畫像，虎頭牛耳，顴骨插鬢，真梟雄之相。」當這些文字與街頭說書人的驚堂木相結合，王安石的形象在市井間逐漸扭曲為半人半妖的怪物。

二、生活細節的戲劇化重構

士大夫們深諳「細節決定成敗」的攻訐之道，將王安石的生活習慣解構為道德污點。邵伯溫《邵氏聞見錄》記載其「不洗頭不換衣，蓬頭垢面讀書」，被市井傳為「王邋遢」。蘇洵在《辨奸論》中創造的經典範式：「衣垢不浣，面垢不洗，蓬頭垢面而談經史」，這個虛構的場景經蘇軾兄弟推波助瀾，竟成為後世描繪王安石的標準畫像。最具諷刺意味的是「放生祝壽」事件。光祿卿鞏中為討好宰相，竟用百籠鴿子逐只放生，每放一隻便磕頭高呼「願公百二十歲」。這個被司馬光在《涑水記聞》中大書特書的鬧劇，經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的轉載發酵，最終演變為「王荊公好談成性」的鐵證。更有人將此事與邊將割股療親的愚行並置，創作出「虞候為縣君割股，大卿為丞相放生」的諷刺對聯，在士林間競相傳抄。

三、性格缺陷的放大與重構

在士大夫的集體創作中，王安石的

性格缺陷被無限放大。司馬光借《涑水紀聞》記載的「梁山泊放水」寓言，將改革家的務實精神曲解為急功近利：「或獻策放梁山泊水以墾田，公躍然曰：『善！然水去何所容？』」對曰：『另鑿八百里泊。』滿座譁然。」這個明顯違背物理常識的對話，在《宋史·王安石傳》中被採信為史實。

更耐人尋味的是「郭祥正詠頌事件」。桐城縣令郭祥正初因諂媚新政得升殿中丞，後因肉麻吹捧被王安石疏遠。這本是改革家警惕諂媚的明證，卻在《東都事略》中被歪曲為「王荊公受諛而喜，旋即厭棄」的反覆無常。這種敘事策略巧妙地將改革阻力轉化為個人道德缺陷，為新法失敗提供了完美註腳。

四、學術思想的妖魔化

當物質攻擊難以奏效時，士大夫們將矛頭指向王安石的思想體系。朱熹雖承認「安石才高學博」，卻在《朱子語類》中斷言：「其學雜於伯道，故流為功利。」這種將學術分歧上升為道德批判的手法，在《二程全書》中達到頂峰：「介甫之學，始於精巧，終於粗疏，譬之用藥，初若對症，久則殺人。」

最具殺傷力的是「經學叛徒」的指控。王安石主持編纂的《三經新義》，本為統一科舉標準的教育改革，卻被保守派斥為「邪說詖行」。陸佃在《陶山集》中記載，元祐更化期間，各地書院競相焚燬新學典籍，書生們將《周官新義》投入火堆時高呼：「焚此妖書，可復堯舜！」

五、歷史迴響：

汗名化背後的權力博弈

這場持續半個世紀的文化圍獵，本質是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權力博弈。當司馬光在《資治通鑑》中刻意淡化王安石變法內容，當《宋史》將新法失敗歸咎於「用人不當」，歷史正在被精心改寫。但真相總在縫隙中閃光：黃庭堅在《跋王荊公禪簡》中寫道：「餘嘗熟觀其風度，真視富貴如浮雲，不溺於財利酒色，一世之偉人也。」

這種撕裂的認知差異，在南宋以後愈發顯著。朱熹雖批判王安石「急功近利」，卻不得不承認「新法多可觀者」；王陽明在《傳習錄》中感歎：「荊公志在富強，其術亦未為不是。」當時間沖刷掉政治偏見，那個在江寧府種松讀書的老人，終於在《宋史紀事本末》中獲得公允評價：「安石變法，志在救時，而跡同操切。」

站在2025年的歷史回望點，我們更能看清這場文化圍獵的荒誕性。當某些現代人仍用「固執己見」「剛愎自用」等標籤簡化王安石時，不妨重讀他在《答司馬諫議書》中的吶喊：「蓋儒者所爭，尤在於名實，名實已明，而天下之理得矣。」（讀書人所爭辯的，尤其在於名氣是否符合（實際），名氣符合實際後，天下之間的道理就清晰了。）

這個在風雨中獨行的改革者，早已為後世留下破解歷史迷霧的鑰匙——真正的歷史評判，永遠建立在對事實的尊重與對理想的共情之上。

楊文田

泉州老市區的夜色與人間煙火



各說各話

夜幕降臨，泉州老市區漸漸甦醒。白日裡商鋪的喧囂與車流的急促慢慢褪去，取而代之的，是巷弄裡悠悠飄散的香味、茶座裡此起彼伏的閒聊聲，以及古城獨有的寧靜與熱鬧交織的氣息。

走進西街，青石板路在路燈的照耀下泛著微光，腳步聲輕輕迴盪，彷彿帶人穿越時光。街邊的騎樓依舊保留著閩南古風，門口掛著紅燈籠，透出溫潤的光。小吃攤陸續擺開，蚵仔煎的香氣混著花生湯的甜味瀰漫在空氣中，讓人忍不住停下腳步。三五好友圍坐在矮桌前，手裡端著熱騰騰的小吃，邊吃邊聊，笑聲此起彼伏。泉州的夜，不僅是味覺的滿足，更是人與人之間親密的聯結。

繼續往南門方向走去，路邊的茶館燈火通明。閩南人嗜茶，夜裡泡上一壺鐵觀音，往往一坐就是幾個小時。茶香氤氳中，老人們談論著家常，青年人聊著創業的計劃，偶爾夾雜著閩南語的笑聲，質樸而親切。相比大都市酒吧的喧囂與紙醉金迷，泉州老市區的夜生活更顯從容與溫厚，它不急不躁，卻能讓人找到安頓心靈的歸屬感。

在古城牆附近，夜市的熱鬧令人目不暇接。攤位上擺滿了地道的小吃：四果湯的冰涼、麵線糊的醇厚、海蠣煎的鮮美……一碗下肚，既滿足了味蕾，也溫暖了心。吆喝聲、討價還價聲混雜在一起，構成了最真實的生活交響曲。許多外地遊客慕名而來，卻在這裡被這種煙火氣深深吸引，常常感歎：「泉州的夜，有一種家一樣的溫暖。」

夜色中的泉州，並不止於吃與喝。開元寺前的廣場，燈光柔和，許多人在此散步、乘涼，孩子們追逐嬉戲，老人們閒坐聊天。寺廟的鐘聲在夜空迴盪，帶來一份

莊重與寧靜。泉州自古是宗教文化的匯聚之地，夜裡行走在老市區，不時能聽到教堂的鐘聲與清真寺的祈禱聲交織，形成獨特的多元氛圍。夜晚的宗教聲響，提醒人們這座城市的寬容與包容，也讓夜的深邃更添幾分厚重。

往東街走去，文創小店和咖啡館裡依然有不少年輕人。有人在燈光下彈吉他，有人埋頭寫生，有人輕聲吟唱。這裡的夜，給了年輕人表達自我的舞台。泉州老市區雖然承載著厚重的歷史，但它並不封閉，而是將傳統與現代巧妙結合。古老的街道與年輕的藝術在夜色裡相遇，呈現出一種別樣的活力。

而在一些不起眼的弄堂裡，依舊能看到老泉州的生活氣息。門口擺著搖椅的老人，正在用閩南語與鄰居閒聊；牆角的石桌上，有幾位中年人正打著撲克牌；一盞昏黃的燈泡，照亮了一張張熟悉的面孔。這些畫面，或許不算壯觀，卻構成了城市最柔軟的肌理。

深夜時分，當遊客散去，夜市漸漸收攤，泉州老市區又恢復了安靜。只有風吹過屋簷，傳來一陣陣犬吠聲與夜行人輕快的腳步聲。此時此刻，站在古城的一角，抬頭望見的是點點星光，低頭腳下，是千年沉澱的石板路。

泉州的夜生活並不以繁華取勝，它更像一首緩慢的歌，輕輕唱出了生活的溫度與歲月的厚度。

泉州老市區的夜，是熱鬧的，也是溫柔的。它讓人嘗到了舌尖的滿足，看見了人情的交織，也感受到了歷史與當下的疊合。在這裡，夜並非一天的結束，而是另一種生活的開始。走在其中，你會發現，這座城市的夜，承載著鄉愁，也寄托著未來。

（作者系鳳凰華人資訊網董事長兼時事專欄評論員）

林鴻東

金門古海神「通遠仙翁」源自南安五台山



特稿

近日，讀清光緒《金門志》與民國《金門縣志》，瞭解到金門太武巖寺，供奉有「通遠仙翁」，而「通遠仙翁」正是媽祖崇拜興起之前的福建古海神。

《金門志》叢祠篇記載：「太武巖寺，在十七都，祀通遠仙翁。宋鹹淳間建，萬曆八年重修。」其附錄補充了盧若騰《重建太武寺碑記》的一段文字：「宋鹹淳中始建巖宇，祀樂山通遠仙翁。翁事跡，詳郡邑志。涖人祀之，有禱輒應。隆慶壬申，郡貳守少鶴丁公以汛事至止，陟巔搜奧，題刻二詩而去。萬曆庚辰，邑侯桂峰金公感異夢，詣祠躬謁，捐俸而修飾之。嗣後屢葺，而規模漸縮於初。盧若騰另文《募建太武寺疏》稱：「山椒舊有棲神祠宇，祈禱多應。萬曆九年，劇賊越獄遁，邑侯金公躬渡海，詣祠禱焉。賊旋受縛，亟捐俸倡紳士新之。歲久漸圯。」

《金門縣志》則增添了一篇《通遠仙翁傳》，「通遠仙翁，宋時人。其先永春樂山隱士。後仙去，人稱白鬚公。初，封通遠王。嘉祐間，以禱雨有驗，加封善利王，尋加廣福顯濟，鹹淳中，降真浯洲海印巖，輒著靈響島，居者始作祠祀之。祠

西有倒影塔，夜每放火，舟人遙望，以為指迷海道。祈風禱雨，悉奇應。萬曆間，邑獲劇賊，越獄而遁，知縣金枝夢登太武山，遇神示賊處。躬渡海詣祠以禱，如夢指，果得賊，因捐金新其巖宇」。

通遠仙翁，在福建民間更普遍的稱謂是「通遠王」。作為唐代至宋代福建地區最為盛行的海神信仰，通遠王在這一帶具有極其重要的宗教地位，直至元代以後才逐漸被媽祖信仰所取代。

眾所周知，太武山是金門最重要的山脈，而太武巖寺則是金門最具代表性的寺廟之一。

令人矚目的是，這座始建於南宋鹹淳年間（1265年—1274年）、坐落於太武山上的海上古剎，所供奉的正是福建最古老的海神——通遠王。

關於通遠王的傳說，大致與《通遠仙翁傳》所載內容相近，但在身份指向上更為具體，明確其為隱居於樂山的唐代四川進士李元邁。通遠王的祖廟位於南安與永春交界處的五台山，現稱昭惠廟祖廟。歷史上該廟規模應相當宏大，至今仍分為上廟與下廟兩處。

為追溯金門通遠仙翁信仰的起源，上週六我專程前往南安五台山。此行收穫頗豐，具體發現容後陸續向讀者匯報。

王承天

幾度領疆風與浪，無時枕甲星和月（詞五題）

（一）滿江紅·寄贈中國軍人

邊境雄關，抬望遠、風雲未歇。
凝眼處、紅旗獵獵，山川疊疊。幾度領疆風與浪，無時枕甲星和月。護江山、是吾土吾疆，銘心切！
鋼槍握，肝膽灑。忠魂鑄，襟胸熱。聽號角震宇，壯懷功烈。
搶險救災時與秒，巡海航空晝和夜。衛家邦、盡慧眼明心，行敏決！

（二）蝶戀花.居外偶感

闊別家山年已久，故地依然，人事難回首。異域含瑕兼積垢，管他白馬與蒼狗。卻嘆韶光烏兔走。鳥語花香，春色年年有。情湧金釵思換酒，風霜不管容顏皺。

（三）臨江山.雨夜思懷

雨落風生融暮色，憑欄頓覺微涼。花漂浪湧漲橫塘。柳搖長葉翠，荷卸半池妝。幽思凝目長佇立，幾多愁緒縈腸。星稀月暗更神傷。窗前傾綠茗，心裡憶家鄉。

（四）鵲橋仙.七夕雙星會

金宵良夜，牛郎積女，鵲駕星河助渡。仙儔相會敘衷腸，兩心悅、依偎傾訴。或悲或喜，且歸且駐，淚染襟衫纏玉露。星稀月落曉雞啼，慟離別、忠貞不負。

（五）定風波.聽雨寄意

夤夜瀟瀟醒夢來。敲窗擊瓦為何哉？莫有冤情無處說，悲切！干戈不絕庶民哀。聽得芭蕉流眼淚，心碎。倩誰押劍斬妖胎。狗奴鬼魅皆兇孽，怨咽。難平義恨恨兵災。